

廣東文史資料

第十九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編輯 凡 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展开。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修改。

目 录

孙中山移駐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

的活动.....胡应球 (1)

中华革命党討袁軍美洲华侨敢死先鋒队

組織始末.....胡汉賢 (25)

民初邓鏗在海口惩办“猪仔”贩子

的经过.....陈国伦 (遺稿) (38)

大元帅府时期的广东盐稅.....溫福田 (43)

关于唐紹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凱

容闳的关系.....黎照寰 (48)

我所知道的黃明堂.....唐頌南 (61)

广东肇軍始末.....彭智芳、龔志鑒 (73)

从护法到第一次北伐的贛軍賴世璜.....林志光 (80)

广州商团叛变后的陈廉伯.....陈 果 (86)

佛山商团見聞.....陈駿千、陈 果 (96)

江門商团始末記.....許 只 (102)

中山县商团活动概况.....郑仲良 (115)

张发奎鄂西反蔣及联桂攻粵战争

回忆.....黃占春 (遺稿) (119)

张发奎鄂西反蔣前的一些动态.....黃梦熊 (134)

张桂軍联合攻广州概况.....黃炳錫 (138)

我曾經历的两次粵桂战争.....赵 彥 (142)

1929年粵桂战争片断回忆.....駱凤翔 (151)

张桂军反蒋中的北流及衡阳战役·····	张滌海 (157)
粵桂混战中衡阳七塘战役·····	邓洪昆 (163)
余汉謀第一軍入贛防共初期的回忆·····	卜汉池 (168)
余汉謀第一軍在贛南对紅軍作战的片断·····	李 振 (176)
抗战胜利后海南島劫收記·····	张家焯 (182)

补充、訂正、质疑

对于《孙中山先生辛亥南北議和时口头的两个指示》

一文的质疑·····黎照寰、梁烈亚、张 猛 (192)

对《跟随孙中山先生的几点回忆》

一些质疑·····陆丹林 (194)

对唐頌南《討龙后孙中山先生一次秘密回粵我忆》

的訂正与质疑·····罗翼群 (196)

关于北海日諜中野事件的补充·····陈汉流 (199)

对《广东文史資料》第十四輯二点质疑·····陆丹林 (201)

○ 关于《清末江門教案前后》

的补充 (二則) ·····梁元惠 冼子恩 (203)

对《反复无常的沈鴻英一生》的

补充訂正·····馮 璜 (205)

孙中山移駐永丰舰的經過 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

胡应球

永丰軍舰原属北洋舰队，是1917年海軍总长程璧光統率南下护法十一艘中的一艘。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移駐永丰舰达五十五天。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后，該舰改名为中山舰。当事变时我在永丰舰任二副，下面写的，是关于孙中山先生在永丰舰有关的一些情况的回忆。

一 1922年北洋舰队内部情况

南下护法舰队是属于第一舰队中的大部分。当时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亦随同南下，共帶領軍舰十一艘。其中有：巡洋舰两艘，海圻和海琛；海圻舰为全国最大的一艘軍舰。肇和练习舰，是全国最新式的设备；飞鹰驱逐舰，速率最快，这四艘是舰队的主力。还有炮舰三艘：永翔、永丰、楚豫。魚雷舰两艘：同安、豫章。福安运舰一艘，和舞凤座驾舰一艘，共十一艘，战斗力也算强大。

从当日的人事方面来看，舰队官兵以福建籍为多，而权力掌握以广东人为优。以南下十一艘舰来说，海軍总长程璧

光，海圻舰长湯廷光，海琛舰长程耀垣，永翔舰长潘文治，均是广东人。而海軍司令林葆懌，肇和舰长林永謨，和其他各舰长都是福建人。只有同安舰长溫树德是山东人。其余高級軍官和士兵，福建人占十分之六强，广东人不足十分之一，其他省人占十分之三左右。当程璧光任总长时，由于官兵受广东人革命热情的影响，互爱气氛浓厚，通力合作，内部是没有派系之分的。

自从程璧光被行刺死后，舰队内部渐分派系。有以同乡关系形成派系的，如福建人結成一派，其他各省人又結合成一派。又有以同学关系形成派系的，如烟台海軍学校的同学，与馬尾海軍学校的同学，和广东海軍学校的同学，各有界限。自从任命林葆懌为海軍部长（海軍总长改称）后，其海軍司令缺以肇和舰长林永謨递升，福建派系培植实力，以此开始。他們为着更巩固地掌握实力，首先把非福建籍的舰长程耀垣送出海琛舰轉到两广盐运使署充任盐务緝私統領，因轄下有緝私部队和軍舰，职权更大，入息自丰，程耀垣本人亦乐于同意。至遺海琛舰长缺，則給与福建人补充。及后又升海圻舰长湯廷光为海軍部长，更值时局动荡，进一步推湯廷光任广东督軍和省长（短期），所遺海圻舰长和海軍部长缺，均給与福建人补充。至此福建人在北洋舰队内大权独攬，形成了一个强大派系。

福建派系掌握整个舰队大权后，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采取袖手旁观态度，甚至与其他軍閥相勾結，徒然岁糜广东鉅餉，当时有“古玩”之称。因此，孙中山先生决定进行舰队内部改革。当时广东有两个舰队，一为北洋舰队直属总統府，一为江海防舰队隶属广东省长公署。中山先生于1922年春召見江海防司令陈策、北洋舰队同安舰长溫树德、长洲要

塞司令馬伯麟等，着令負責整頓改革：（1）提拔山東、廣東和各省籍的官兵，清除福建籍的官兵。（2）由廣東江海防司令部的各艦以武力解決北洋艦隊，同時各艦內非福建籍官兵，在艦內發動和內應。（3）由長洲炮台以各炮威迫海圻、海琛、肇和三主力艦，和監視其就編。

部署完成后，在四月下旬一個星期天，在各艦官兵照例放假登陸時候，只福建籍官兵登岸，各省籍官兵事先已由同安艦長溫樹德聯系好，約定均留艦上，到時起義；江海防司令陳策分派各江防艦，襲擊北洋艦。當各艦里的起義人員奪得本艦內的槍械，封鎖炮位的時候，江防艦官兵便很快登上了各北洋艦，掌握艦內主權，將各艦內的福建籍官兵，全體集中起來，趕送上岸。在十一艘艦中，只有海琛艦一艘未能奪到。因為海琛艦的艦員，全部是福建人，平時已作為一個福建派大卒營來戒備，各艦船乃以武力進攻，它以炮火還擊，無從接近。於是只好用長洲炮台的大炮，向海琛艦附近地點發兩炮，一彈落在艦首前，一彈落在艦旁附近。海琛艦見無外援，又怯於炮台威力，知難堅持，只好升起白旗，表示降服，於是江防各艦泊近海琛艦，登上占領。北洋艦隊的權力，全部從福建派系手中奪取過來。我是分派參加奪取海琛艦的一組，海琛艦投降後，派我和十餘名官長留艦日夜駐守。當日晚上，我親眼看見有一些人奉令來海琛艦，開艦底的幾個儲藏倉，搬取行李，全部搬落小火輪運走，搬了兩輪才搬完，可見貯存行李之多。據說這些行李是閩系各高級官員，將貴重物件集中在此放存，認為此艦最安全可靠。後來這批行李怎樣處置，是發還給閩系被開除的原主，抑或由某些人拿去分贓，那我就不知情況了。

艦隊起義成功後，孫總統委任溫樹德為海軍司令，並重

新任命各舰舰长：海圻舰长温树德自兼（后来让给吴梓馨），海琛舰长吴梓馨（后由何翰澜递补，何是广东人，但与温共事多年，感情深厚，故与温行动一致）。肇和舰长田士捷，飞鹰舰长何翰澜（是温树德保荐的同学），同安舰长赵梯昆，豫章舰长欧阳格（江西人，是参谋总长李烈鈞保荐的）。其余永翔、永丰、楚豫、福安、舞凤等五舰舰长，是由陈策在广东江防各舰长中保荐调升的：永翔舰长丁培龙，永丰舰长冯肇宪，楚豫舰长招桂章，福安舰长林若时，舞凤舰长袁良驊。原来楚豫舰长潘文治也是广东人，但他平日对福建系阿諛巴结，满口福建话拉相好，因此，此次改革行动，没有约潘参加，怕他事先泄漏机密，所以潘的楚豫舰长也开除了。

温树德充任司令后，为着培植私人势力，乃运用司令的最高职权安排人事。关于各舰官兵都要由他统一委派，而舰长对本舰人员无权任用。所以除了旧的舰员士兵之外，新插进各舰的，全是他的心腹或同乡、同学。至于广东籍官兵，除了旧日任职一律提升外，新插进的，没有一个是广东人，对于永翔和永丰两舰的官兵，更别用心地安排。永翔舰除舰长丁培龙外，只有一个书记和一个勤务兵是广东人，其余都是温树德特意安排的人员，其目的在孤立舰长，而便于由自己控制，作为自己座驾舰。但永丰舰则安排广东人最多，舰长冯肇宪，大副梁文松，二副胡应球，二管轮梁大顺，三管轮谢羲琴，副电官陈某和书记史某，另水兵十余人，均是广东人。此外有两个士兵头目，如帆缆军士长崔锦荣，枪炮军士长刘殿臣，虽是外省人，但他与广东人特别融洽。这样安排，其目的在集中异己的力量，而便于对付、打击。对这两舰内部的安排，显然是有计划的。

从后来情况发展表明，永翔舰拒绝舰长丁培龙返舰，而私自逃跑附敌。永丰舰全体官兵则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至北伐军回师讨贼失利时才离舰，本来是温树德作为排除异己的阴谋措施，却转化为孙中山先生蒙难时戡乱讨贼的战斗阵地。

二 孙中山先生移驻永丰舰内幕

1922年6月15日舰队得到消息，说陈炯明部队准备背叛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已去惠州劝陈返广州。听到这些消息后，广东江海防司令陈策便召集各舰长秘密开会，根据当时情况，要求各舰长严加警戒，陈策本人住宿宝璧舰指挥。北洋舰队虽然不属陈策所辖，但彼此都是海军中的广东人，因此行动一致，都戒备起来。当时虽然未想到总统会避难来到永丰舰，但对孙中山是忠诚拥护的。

孙中山先生来到永丰舰后，由秘书林直勉向大家讲了一番脱险经过，说当时事态万分危急之际，孙先生总是不肯离开总统府，他和总统府参军林树巍迫得拿了一只小皮包，收拾一些衣物，挟持孙先生离府。时孙先生身穿长衫，行至大马站时，被叛军所拦截，林便借口父亲有病，请医生急救，并指孙先生为医生，皮包是药箱，匆匆而过。得以转入大马站，穿出永汉路，至天字码头，雇小艇登上宝璧舰。当时宝璧舰是锚泊天字码头附近的。林树巍则转行长堤分途去“海珠”海军司令部，找司令温树德告以情况。

孙中山先生来到宝璧舰，司令陈策迎接先生上舰。先生在舰上随即亲拟一电稿，交付陈策就舰上无线电拍发。有人以为电稿系秘书林直勉草拟，其实是先生亲拟的。先生当时笔不假人，怒气冲冲，十分愤激。电文说陈炯明反叛，号召各军起来打击叛军，戡乱平难。

不久，海軍司令溫樹德與林樹巍乘一小電船至寶璧艦，晉謁孫中山先生。片時，溫樹德指出寶璧艦實力不夠雄厚，迎接孫中山先生到永翔艦住宿。

翌（十六）日上午十時多，孫中山先生又從永翔艦乘永豐艦派去的小火輪，到了永豐艦，以後在此艦長駐。為什麼孫中山先生從寶璧艦轉到永翔艦，又從永翔艦轉到永豐艦呢？當時寶璧艦泊在天字碼頭附近，永豐艦泊在二沙頭對面士敏土廠附近（即現在的珠江游泳場），永翔艦泊在白鵝潭芳村附近，從寶璧艦轉到永豐艦是就近的。但當晚不就近去永豐艦，而遠涉到永翔艦後，才轉回頭來去永豐艦，這豈不是多走一個來回么？說起來是有原因的。

十六日早晨永豐艦長馮肇亮，楚豫艦長招桂章，永翔艦長丁培龍，江海防司令陳策，及永豐艦的軍官等，在永豐艦上商議，一致認為孫中山先生在永翔艦上住，不夠安全，轉來永豐艦比較穩妥。同時估計到各艦的成員複雜情況，和顧慮到海軍司令溫樹德迎接孫中山先生去永翔艦住，可能會別有用心。若乍然去迎接孫中山先生來永豐艦住，會引起溫樹德的阻止。因此決定宛轉行事。主意決定後，馮肇亮首先發動帆纜軍士長崔錦榮，槍炮軍士長劉殿臣兩人（因為他們是士兵頭目，對發動士兵能起主要作用），對他們說明情況後，他們熱烈地堅決地擁護孫中山先生。隨即集全艦官兵訓話，群情激昂憤慨，意欲立即發炮轰擊叛軍。於是派出士兵代表二人，由馮率領，乘小火輪到永翔艦謁見孫中山先生。馮報告稱：“永豐艦全體官兵，憤怒不可壓止，準備立即發炮轰擊叛軍，請總統即下命令”。孫中山先生認為“時機尚未到，各艦與岸上友軍必須行動一致，不能獨行”。馮乘機請先生到永豐艦訓話，以示安撫全艦官兵。中山先生同意，於是

与舰长馮肇宪和士兵代表下小火輪，来到永丰舰。这样，就沒使溫树德和永翔舰官兵生疑。

孙中山先生身穿长衫来到永丰舰后，江海防司令陈策与永丰、楚豫两舰长一齐向先生讲出内幕，請总统不要回永翔舰。当时永翔舰长丁培龙亦在座，表示同意，更足使先生听信。所以孙中山先生以后就一直駐在永丰舰，由六月十六日起直至八月九日止。

后来溫树德叛变附逆，說明当时迎接孙中山先生来永丰舰是正确的。

三 海軍分化，长洲炮台失守，孙中山先生 率各舰冲入白鵝潭

六月十六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永丰舰謁見孙中山先生。当洪兆麟部队围攻总统府时，魏拥有第三师兵力，他既不加入叛軍，也不出击平乱，只作壁上观，两面討好，以求自保。事变后，魏不敢单独来見先生，于是，約同外交总长伍廷芳赧顏而来。当他見到先生时，本欲詭辯处境困难，以求原諒。但先生不等他开口，即加以指責說：“你是卫戍司令，对广州地区負有保卫之責，弄至这般田地，如何卫戍呢？我明天出动海軍，协助你建立海边一带陣地反攻叛軍，你立即回去部署。”魏唯唯而退。当时先生发言，声音雄亮，达于室外，在甲板上各官兵均为感动。

十六日下午，永丰舰因离开敌軍稍远些，故从大沙头河面移錨至二沙头河面錨泊，其余各舰亦归队，陸續泊在附近一带。17日晨，孙中山先生为了表示討伐叛逆态度，因而命令各舰进攻，炮击省河沿岸一带叛軍，其目的是配合魏邦平部队反攻，及陈軍内部部分部队反正。于是北洋舰队司令溫

樹德座駕永翔艦，率領永丰、楚豫、同安、豫章等艦；江防司令陳策亦座駕寶璧艦，率領廣庚、廣玉、廣亨、廣貞等艦助攻，沿省河前進。時永丰艦用望遠鏡觀望到東堤橋脚，叛軍用沙包筑起炮臺，安有野炮，又東堤襟江樓上駐有叛軍部隊，遂先向這兩處炮擊。不料河南土敏土廠前那些大眼鷄鹽船及東堤橋脚灣泊的大民艇內伏滿叛軍，臨近時遂遭到突然襲擊，因而在这里人員受傷較多。其次向南堤官紙局、無線電局，江防司令部，市政廳等四個駐有叛軍的目標炮擊後，再沒有炮擊，因為一直駛到沙面皆沒有發現叛軍，在沙面返航時，見到省河一帶所有叛軍亦已逃光，所以各艦仍然集中二沙頭。

在炮擊叛軍過程中，岸上魏邦平等部隊均寂然不動。中山先生認為時機未到，必須令北伐軍回師，內外夾攻叛軍，方能收復廣州，目前單方面作戰反而虛耗實力，於是全部艦隊退出廣州，駐守黃埔，與長洲要塞炮台互相呼應。

這時海軍內部已開始發生分化，而海軍司令溫樹德本人則態度曖昧，心懷異志。在叛軍炮轟總統府後，財政部已無人辦公，海軍軍餉由溫每日按人數派人向叛軍處領取，叛軍也照給。當孫中山率領艦隊炮擊岸上叛軍時，獨溫樹德所駐之永翔艦不發一炮。艦隊移駐黃埔後，暗中已分為兩派：永丰、楚豫、豫章、福安、舞鳳等五艦，不受溫樹德之指揮，而直接聽孫中山的命令行動；其餘永翔、海圻、海琛、肇和、飛鷹、同安等六艦仍服從溫樹德的指揮，準備投降叛軍。溫還私下與叛軍方面虎門要塞司令吳禮和、海軍旧部何子奇、劉大同等不斷談判投靠陳炯明的條件。孫中山得悉這些情況後，于溫每次來永丰艦時，都曉以大義，說明形勢，指出堅決革命，則前途光明。但溫仍執迷不悟。六月二十日，

溫借口与叛軍談判停战办法，率永翔、同安两舰駛进省河，从此两舰即不返黃埔，长駐白鵝潭。

七月一日，魏邦平第二次来永丰舰謁見孙中山先生，說明愿負双方調解工作。先生厉声斥責說：“本总统主張北伐，完成革命，而陈炯明反对北伐，叛变革命。你认为双方都是朋友，以中間人自居，則正义何在？你居心革命还是不革命？”先生詞严义正，凜然不可侵犯。魏見先生对叛逆毫不妥协，廢然而去。

七月七日，魏邦平第三次来永丰舰，請孙中山先生发表与六月六日內容相同的宣言（按中山先生六月六日发表两个宣言，一为“徐世昌退职后对外宣言”，內容为孙中山強調自己是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領，要列强不要干涉中国內政，不能承认北京之新伪总统等；一为对內的“工兵計劃宣言”，主張惩办祸国罪魁，恢复国会，和平統一、化兵为工等。）各將領准备响应，拥护总统再組政府。先生扳起臉孔加以拒絕，指出：“目前革命与北方軍閥的斗争，形势已很明显，何須我再发表宣言。如果各將領拥护革命，应该由他們发表宣言。”魏无話以对。

七月八日，海軍司令溫樹德接受陈炯明賄款二十六万元后，率領海圻、海琛、肇和等三舰离开黃埔，駛出蓮花山河面。七月九日下午，駐在长洲的海軍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亦随溫樹德叛变，迎敌登陆，长洲炮台因而失守，使永丰等舰受到陆上叛軍炮击，于是永丰、楚豫、豫章、舞凤等四舰（福安舰损坏不能行駛）和江防舰队宝璧、广玉、广貞、广庚，广亨等五舰一齐駛离黃埔，寄碇新造河面，掩护陆上部隊撤退。

七月九日傍晚，孙中山先生召集各舰长和陆上部隊指揮

等在永丰舰开会，宣布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作战计划。大意是：

(1) 北伐军回师广州途中，总统仍应驻在广州，以表示坚决讨逆，激励官兵返旆之心。

(2) 陈军内部将领有追随总统革命多年者，内心拥护革命，惟是格于环境，实力不充，暂时蛰伏，一俟北伐军前方胜利，他们将从内部起而袭击响应。因此总统实不宜离去广州，致失去领导，甚至会动摇他们的意志。

(3) 总统仍留驻广州，对陈军的一切作战部署，都起后方牵制作用，以利我军前方进展。

(4) 总统决定仍留驻永丰舰，等待前方胜利回师，而永丰舰应选择一个地点，既可以安全锚泊，又不离广州过远。

(5)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势力，与叛逆军阀占据的范围必存在着一度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作为暂驻的安全地点。这个地点就是白鹅潭。

(6) 从新造驶进白鹅潭必要经过险要地区，这就是车歪炮台。该处炮台虽已废毁，但河面狭窄，附近阵地为南石头、东塍和炮台三处，总统驻有叛军野战砲队两营，分成犄角之势。舰队通过受威胁甚大。但冲进白鹅潭势在必行，希望官兵们奋勇前进。

(7) 永丰、楚豫、豫章三舰实力较强，随同冲入省河。但豫章舰是鱼雷艇，舰身矮，速度快，容易冲过。加以炮械较逊，护身钢板不多，应充当先行舰，免受其他各舰的阻碍。且叛军炮火必集中攻永丰座舰，使先行舰更容易冲过。江防舰队如何冲过，由该舰队自己计划。

(8) 至于陆上部队方面，因广州附近无驻守阵地，应另攻别处，树立根据地。因此着宝璧、广玉、广贞、广庚、广

享、舞凤六舰载运部队出发进攻江門。

(9) 执行命令定于七月十日上午四时，各舰和各部队出发向目的地前进。

會議散后，永丰舰于凌晨四时开航，七时到达三山口河面，車歪炮台敵軍已在望。当时孙中山先生亦上駕駛台了望，各舰发炮向車歪炮台轰击，但彼处都无动静，料敌方野炮射程短，故不还击。同时舰队为了节省弹药，亦不再发炮，一路开足馬力前进，成魚貫陣，豫章舰前卫，永丰舰居中，楚豫舰后卫，直向車歪炮台駛过。及临近車歪炮台时，敌军从南石头、东塋及車歪炮台三处紛紛发炮，各舰亦发炮还击，顿时烽烟蔽天。軍官們請孙中山先生下駕駛台回室内，是时先生站在駕駛台，大有身先士卒之势，經軍官們恳切劝告后扶入室内。各舰用强大火力瞄准向敌炮位射去，由于舰炮发炮准确能命中敌人炮位。但由于永丰舰极受注視，距离又近，当四处炮弹纷飞、烟硝弥漫之际，永丰舰首先在左舷舰旁被击中一炮，射穿鋼板入舰内，适值那里是杂件室（俗称土多房），內貯有棉紗、火水、油类、什物等。因而馬上火起，黑烟滿艙。舰长立即下达救火部署，拨出一部分人救火，其余繼續作战。敌军又来一炮，击中“吊桥”上左舷一磅炮位，炮手当即被炮弹炸碎，尸体仅存半边。另外又陸續被击中两三处不重要的地方。但由于各舰炮火密集，威力又大，将敌炮位多数击中，敌军炮火受到压制漸漸稀疏，舰队遂得以通过，宝璧、广庚两舰亦随着冲过，直駛入白鵝潭，在芳村对开处下錨。上午十一时各舰完成命令規定任务。

是役，永丰舰死二人，重伤一人，輕伤十余人。由于舰旁鋼板堅厚，对枪弹防御綽有餘裕，故在剧烈战斗中伤亡較少。起火处亦仅焚去杂物，不至蔓延。当时沙面与芳村系外



国人居住的地方，陈軍畏惧帝国主义的势力，因此不敢来此地区侵犯。而舰队此时亦非对敌作战之时机，惟有严密警戒，等待北伐軍回师，故白鵝潭暫无战事。

在白鵝潭有原先駐泊的永翔、同安两舰。永翔舰舰长丁培龙一直住在永丰舰。同安舰舰长是參謀长兼任的，因胆怯，不敢在舰。因此孙中山先生委派欧阳琳（豫章舰舰长欧阳格之兄，留学日本学海軍）为同安舰舰长，接收同安舰。又命丁培龙回去接收永翔舰，但永翔舰受温树德指使，拒絕丁舰长回舰。过几天，至十四日永翔舰便升火起錨，逃出省河，向温部归队。从此在省河仅有四艘軍舰。

当时的形势，假若以永丰、楚豫、同安、豫章四舰的力量是可以监督永翔舰就范，不致任它逃去的，但很可能要动用武力才能解决。倘双方互相炮击必将招致沙面及芳村居留的外人找到反对的借口。纵使解决了内部的矛盾，反生出了更大的外部矛盾，因而任令永翔舰逃去。横竖多一永翔舰或少一永翔舰对于原定計劃是沒有多大影响的。

永丰等舰进驻白鵝潭后，七月十日广州夏稅务司（外国人）来舰謁見孙中山先生，說附近是外国人租借地，总统駐此，一旦与陈軍开战，影响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如請总统他往。中山先生听后勃然大怒，斥以外国客人太无礼貌，我是中国主人翁，此是中国領土，我要駐那里即可駐那里，何得荒謬干預。夏无言以对，悄悄地离舰，先生坐不为礼，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民族气节，在海軍官兵中留下深刻的影响。

四 叛軍用水雷爆炸永丰舰不遂

永丰等舰进驻白鵝潭后，不久江防舰队安北舰和雷乾舰

来协助，担任巡逻守卫。同时雇用了商輪两只，分派卫士队和大本营办公人员，分班乘輪巡逻河面，北至沙面前，南至白鶴洞，日夜梭巡，未尝间断，只有上芳村附近泊有美、英、日三国军舰，碍于外舰锚位，不便巡逻（这个空白点就给敌人放下水雷的机会。）而永丰等舰亦加班岗哨，严密警戒，外间謠言虽多，而士气旺盛，絕不动摇。

当时在芳村沿岸边对开，有外国军舰三艘和中国军舰四舰排成长蛇陣，由北而南数起，是日本舰，英国舰，美国舰，永丰舰，楚豫舰，同安舰，豫章舰，直排到大涌口。再南些排列江防舰宝璧与广庚两舰。因此警戒防綫就分在永丰舰与美国舰之間。

七月十九日上午舰上各士兵正忙着工作，約十时半，潮水退，各舰均旋轉掉头。永丰舰刚掉好了头，忽听得隆隆巨响一声，舰身搖摆几次，同时看見永丰舰原来未掉头前的位置，激起丈多高的水柱，知是該处有水雷爆发。該水雷位置距离美国 214 号军舰經掉头后的舰尾，亦相当接近。事发后永丰等舰恐怕再有水雷布下繼續爆发，立即动员采取措施，首先执行“扫雷”工作。各舰都放下舢舨两只，帶齐扫雷工具从事扫雷，全面扫蕩一次，知水雷只系已爆的一个，再沒有了。

永丰舰由于平时着重注意做好一切应变工作的准备，因此很迅速地在該爆炸地点找到两根电綫。順着电綫寻去，結果在小涌里发现一只小艇，內有电池和开关型的爆发水雷的设备，而沒有人在艇內。各士兵立刻散开，四边包围搜索，很快就在附近获得两人，正是施放水雷的罪犯。帶回楚豫舰审讯，其中一名叫徐直。

据徐犯供称：系受叛軍周天祿收买指使，布下水雷，目